

Life in the Damn Tropics

天杀的热带日子

故事开始于床上，也结束于床上

to

大卫·昂格

David Unger 著

汪芸译

Life in the Damn Tropics

天杀的热带日子

故事开始于床上，也结束于床上

to

大卫·昂格

David Unger 著

汪芸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杀的热带日子 / (危) 昂格著; 汪芸译. —长沙:

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07.9

书名原文: Life in the damn tropics

ISBN 978-7-5355-5329-4

I. 天… II. ①昂…②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危地马拉—

现代 IV. I74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0871 号

Copyright © by David Unger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

Yinpan Brother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tricia Moosbrugg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

Locus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18-2006-074

本书中文译本由大块文化出版公司 (台湾) 授权使用

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:

www.xdwh.com.cn

www.brotherpublishing.com

www.brotherpublishing.com.cn

实名: 兄弟文化

天杀的热带日子

to 11

著者: (危) 大卫·昂格 (David Unger)

译者: 汪 芸

责任编辑: 符本清 丁丽丹

出品: 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: 湖南教育出版社

社址: 长沙市韶山路 443 号

印刷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字数: 196 千字

版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ISBN 978-7-5355-5329-4

出版人: 丁双平 李永平

市场总监: 张 辉

装帧设计: 张士勇

E-mail: editor@xdwh.com.cn

邮编: 410007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10.75

印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2.00 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印装错误, 负责退换。

服务专线 010-8447-8818
0731-430-2677

序 言

贝伊^①

该死的热带。美丽而致命。浓密、潮湿与炎热的丛林里，涌现着强烈的生命。它要不就是下着倾盆大雨，如同诺亚方舟的时代，要不就是极为干燥，大地一片苍白，一个愤怒的眼光就能引发火苗。在中美洲地区，城市十分狭小、贫穷，有时是西班牙城镇的诡异复制品。但是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萨尔瓦多、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首都，都是拥挤的都会中心。那里的人不是活得像王公贵族，就是陷入悲惨的苦境。那里有暴力，社会的暴力，为了生存不停地挣扎。中产阶级是夹在中间的狭窄族群，在两边的推挤力量和战争的致命拉力之间，想办法活下去。在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，这种情况尤其严重。桑定组织^②的革命在尼加拉瓜获得胜利，萨尔瓦多的反叛行动日益增加，在危地马拉，残酷的李欧斯将军屠杀印第安人。这是一个充满张力与冲突的时代，一个被夹在中间的恐怖时代。

中美洲那些年发生的人间惨剧，已有许多文章多所着墨，这些文章大部分来自亲身体验者的观点。本书最有趣、最特殊的一点就是，它是从不甘心的边缘人士的角度出发，来观照这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它不仅从这个角度探讨犹太人的命运，还表现出一种新鲜、反讽、桀骜不驯的幽默感。透过主角马可斯的痛苦经历，看到他拼命想为自己、为新女友爱丝佩瑞莎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，看到危地马拉的腐败与黝黑的暗流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，在身边的一切分崩离析、饱受侵蚀之际，什么叫做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。

为了解决自己生活里的冲突，马可斯心不甘情不愿地变成酿造家族悲剧的共犯，这件事最后让他领悟到，在政治剧变的时代，要过上“正常生活”是不可能做到的。热带地区展现了自身，让我们

① 贝伊 (Gioconda Belli)：尼加拉瓜作家，著有《百年心魂》。

② 桑定组织 (Sandinista Revolution)：尼加拉瓜于 1961 年出现民族主义的左翼组织“桑定国家解放阵线”，开始武装反抗，1979 年取得政权。

看到它不仅是个该死的地方，也是个受到诅咒的地方。

昂格精巧地编织出这个故事，让各个环节紧密相扣，并且尽量不做道德判断。我们跟着书中的角色一起感到困惑，不明极了度复杂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这不是一个谈论好人与坏人的故事。书中的每个人都不够理想，都缺乏英雄气质。然而，在这些角色的脆弱与不完美之中，在他们为了冲突而求告的时刻，在他们为自己带来毁灭之际，有许多镜子在映照，严酷地反射出他们生活的病态社会。他们为这只野兽赋予生命。神话中的农神撒顿正在吞吃自己的子女。

本书的背景是悲剧，然而书中充满了欢笑、性欲和谦卑。灵活滑稽的对话让我们全心全意地陪着马可斯感受到怀疑与顾虑，逐渐喜爱与了解这个心中五味杂陈的危地马拉犹太版的波诺^①，接受他所做出的每一个看似疯狂的选择。

昂格目前住在纽约。他在五岁的时候，随父母从危地马拉迁居美国。他至今仍记得夏天跟他的兄弟菲利浦在危地马拉市的街上漫游，去打台球，看电影，上酒吧。他记得上他父母餐馆用餐的人，这家名叫“小屋”的餐馆位于军营对面，具有传奇色彩的诺贝尔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^②，还有悲剧性的人物、由于美国干预而下台的亚本兹总统^③，都是这家餐厅的座上客。

这些鬼魂，这些爱与渴望的鬼魂，在他童年时代的祖国，他深深同情它们。这个地方既美丽又恐怖，在这里，在这本小说里，鬼魂们放声歌唱。

① 波诺 (Portnoy)：指美国作家罗斯的小说《波诺的怨言》的主角，一个借由自慰摆脱罪恶感与不安全感的男人。

② 阿斯图里亚斯 (Miguel Angel Asturias, 1899-1974)：危地马拉小说家，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他被视为拉丁美洲魔幻写实的开创者，在拉丁美洲与世界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代表作为《总统先生》(El señor Presidente)。

③ 亚本兹总统 (Jacobo Arbenz)：危地马拉军人及政界领袖，于1951年至1954年担任总统，采取民族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改革。

致谢

献给贝特·提品斯，她的信心和支持，给了这本小说第二次生命。

献给我的编辑艾琳·维拉，她本身也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作家，是她促成了《天杀的热带日子》的出版。

谨将本书献给

我生命中的女性：

最重要的，献给我的妻子安，她的爱、灵魂与奉献广阔无边。
支持我，永远与我相伴，这实在是无价的礼物。

献给我的两个女儿，蜜亚和柔伊，她们是爱、体谅与美好时光的永恒源头。

我非常爱她们。

献给我的母亲佛丘娜，为了她的支持、热烈的忠诚，以及对于语言文字的爱。

终于付梓了。

莉萨，希望本书能激励你的写作。

我生命中的男性：

纪念刘易斯（1898—1991），一位温和与支持子女的父亲，他知道，记忆会掩饰真相。

献给我的兄弟莱斯利和菲利浦，为了他们的支持与肯定。

献给保罗·派恩斯，他跟我一样，也是在写作战壕中的作家。
我所有的顺逆起伏，都与他分享。

献给哈迪、亚萨、盖瑞和尚恩——多么美好的友谊！

1

危地马拉市，兰诺医院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六日

我醒来，开始这一天，好似上帝或魔鬼——后者的可能性较大——让我张开了眼。这间白色的病房，我这七天以来的家，此刻像是异域，仿佛飞机或鹤鸟将我从高空抛下，落到这里。绝对是被一只鹤鸟从窗外扔进来，它把一个秃顶光屁股的五十三岁婴孩抛入白色病房。我无法移动，只能瞪着广角镜头般的凸眼往外张望，搜寻犯罪的证据，证明在我屈服于向晚小睡的倦烦的时候，有人快手快脚地为我动了手术。

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，似乎骨头被拿掉了，我成了肉排，这就是我住院的理由。特殊的紧急手术：开膛取骨！

艾伦到哪里去了？我每天在这里等着他，等着知道何时能放我出去。真是个异想天开的故事！只有在危地马拉，才会在医院里软禁人。要是有别的选择，我会选的。我是个大笨蛋，我被抛弃了，

2 天杀的热带日子

一点希望也没有。爱丝佩瑞莎可能已经走了，跟奥塔维欧搞在一起。

我试着从床上坐起来，背脊却滑下去。我抬眼看看四周，视线往下移，看着手表。下午六点，又过了一天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也许住院才是让我不舒服的真正原因，让我成为脑膜炎唾手可得的目標。也许我得了恶性梅毒，病菌掏空了大脑管思考的部位，作为三十五年不戴套子打炮的惩罚。

隔壁病房的老太婆说：“天上的神，让我好起来，要不就杀了我！”这是她的连祷，已经进行四天了。我唯一得到的补偿是，她没有推进我的房间。天上的神，让我好起来，要不就杀了我！上帝又来了，踮着脚尖，滑进她的病房，用滴着口涎的枕头闷死她，让我和她双双得到解脱，不再被她的痛苦折磨。

事前我没有接到警告。当时我待在自己的公寓里，正要开始读《爱在瘟疫蔓延时》的最后几章，突然听到持续的敲门声。我穿着蓝睡袍，刚打开门，六双手立刻伸过来，把我提到空中，放上担架，送进黑色的救护车。警铃大作，车子直接开到医院。我应该感激，我若是住在潘佐斯的打赤脚的印第安人，而不是住在高楼大厦的富有白人，可能早就被两颗子弹了结了。十五分钟前，电话响了，我愉快地说，哈啰——是不是爱丝佩瑞莎打来的，约我一起吃晚餐？——对方啪嗒一声，挂断了，尖锐、猛然、不友善的啪的一声，打错了。但是……

老实说，我陷入极度的绝望，简直快不行了。在这个时刻，要是狗来舔我，它会立刻死掉，太阳若注视我，当下就会结冻，就是这种心情。

“马可斯？你没在睡吧？”

我稍稍抬起眼皮，看到我兄弟笨重地走到床边。我昏昏欲睡，仿佛置身雾中。“这个地方让我想睡觉。”

“兄弟，你最好醒过来。要是事情进行顺利，一天之内，也许两天，你就能出去了。”

我用手肘撑起上身。“此话怎讲？”

艾伦笑了，拇指摩挲着食指。“巴瑞安托法官想在假日带家人到爱提特兰湖去滑水，手头却有点缺钱。一千格查尔^①说服了他，让他叫听证会提前举行。”

危地马拉市的熹微薄暮，微风停息，日落西山，窗外有桂树，树梢的细叶一点点暗下来。黑鸫与树燕啾啾鸣叫，像国家体育馆里满肚子盖洛啤酒的足球观众，高声呐喊着加油，拼命压过另一队的球迷：“来个叮，来个当，来个叮，叮，当。我们一定赢……”

“不可能，律师会搞砸的。”

“他并没有那么无能，马可斯……我能坐下吗？”

床上东西乱糟糟的，我点点头，“把它们推到地上就好了。”我的身体没问题——除了痔疮突然“冒火”，不过用冰块敷敷就没事了——但是我们的会计师维拉控告公司逃税后，法官凭着无限的智能，想象出这种禁闭方式。法官认为，在“医院”软禁我，比二十四小时派军校学生看守我那间公寓，来得更划算。我的兄弟们当然没有用抽签来决定谁接受软禁：艾伦成了家，在犹太人团体里担负许多责任，戴维是公司总裁，那么就是马可斯了。这个单身汉，充当顶罪的救火队员。

“艾伦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要是我知道就好了。”

^① 格查尔 (quetzale)：危地马拉货币名称，本书中若未清楚标示为美元的数字皆以格查尔为单位。一美元约可兑换七格查尔。

4 天杀的热带日子

“这是勒索，一目了然。还有什么别的理由，能让维拉编造出这种故事，说我们透过巴拿马洗钱？”

艾伦拿下眼镜，抹了抹苍灰的脸。他额头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显出压力的痕迹，眼角也爬满鱼尾纹。“今天我们说，要给他五千块——当然是透过中间人——来交换撤诉。他当时就拒绝了。”

“他要更多的钱。”

艾伦摇摇头。“不，比这个复杂。维拉可能是卢卡斯总统派来卧底的，好揪出逃税的人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，艾伦。我们只是小鱼。他去找柯菲尼欧或赫瑞拉斯那种咖啡大亨，还比较有机会成功。”

艾伦干笑了两声。“老弟，你还真是天真。他们多年来一直对总统使钱。”

“那就让他在三十个将军里挑一个出来，拿这人开刀。他们贪污的钱快淹到脖子那么高了。”

“天杀的热带日子。”

“他妈的天杀的热带日子。”我一面纠正他，一面想，我实在太笨，原本可以务实一点的，最后还是把好几千块赌光了。我把格查尔换成价值稳定的硬货币，把美金汇出去，投资佛罗里达州的公寓。

艾伦继续说，“我们不怕听证会。我们的账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”

我们的谈话内容让我沮丧。“贿赂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老哥紧张地摸摸下巴。“公司不需要成为头条新闻，这一点我们有共识。卢卡斯可以在竞选活动中鼓吹政府多么清廉，但他五月会下台的。他太腐化了——每个人都心知肚明。他只是想把名声弄得干净一点，好带着偷走的几百万，到西班牙马拉加舒舒服服过日子。还有，他很难说服这些将领，要他们让他的儿子接班……”

“他女婿呢？那矮子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小瘪三。”

艾伦坐着，上身往前挪了挪。“我们不希望公司变成任何人的替罪羊。让卢卡斯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让他榨干国库。他可以把银行收为国有，一切跟我无关，只要他不来烦我们。”

我笑了。“艾伦，你讲话的口气像革命党，你让我吃惊。”

我老哥拿出一本国际版的《时代杂志》，手背重重拍下去。“第十七页。他们说，这里每个月有四百人丧命，哪里得来这样的数字？”

“也许每一件事都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。”我试着逗他笑。

“这种新闻会让我们破产。尼加拉瓜的桑定政权不断向邻国推销革命，萨尔瓦多游击队炸毁了发电厂，反桑定的“对立团”在洪都拉斯接受训练，巴拿马的诺瑞加跟古巴的卡斯特罗私相授受，危地马拉则用谎言粉饰侵犯人权的作为。年利率高到百分之二十五了，银行却不肯跟我重新讨论贷款问题，而我答应了要给苏菲和山姆一栋房子，作为结婚礼物。”

尽管如此，艾伦每年还是可以去佛州，到他的公寓度三次假。“也许你应该自愿出马，接受软禁。”

“马可斯，非常好笑。”

“说真的，虽然我不能说，在这里我会变得越来越穷，但是世界在变，我最大的挑战却只是猜晚餐要吃什么。还有，我房间门口有警卫站岗，好让我随时想打手枪不会受到干扰。”

艾伦松开领带，笑了。他总是在扮演艾塔勒夫家族分派给他的大家长角色，这个角色慢慢变得僵硬，变成永久的面具。“马可斯，你可别说你还在做那档子事儿？”

“年龄跟它无关。艾伦，老实说，做这个让我的注意力更集中。”我突然感到头晕，仿佛有人为我注射了某种说说笑笑的气体，也许是因为紧张的时刻慢慢过去了。“记不记得我们在莫拉桑公园

的水池走廊骗钱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我们看电影的钱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
“唔，打重要的球赛前，我会在淋浴间打手枪，这样会带来好运。还有，这能让我把球杆拿得很稳。”

艾伦捧腹大笑。好多年没见他这么放松了，过去他一直是头顶冒火的帕卡雅火山。连病房里的东西都随着他的笑声抖动起来。也许，只是也许，我能让他笑上两次。“还记得我们跟玛丽娜与荷尔嘉·科亨家的那对姐妹花一起约会吗？”

“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约会前我们才看完弗雷·亚斯坦^①主演的《柳暗花明》，还有一部日本入侵珍珠港的新闻影片。我们在她们家客厅，我学影片里的日本人说话——把虫子含在嘴里。你拼命笑，连裤子都尿湿了。”

“我记得！那时我一直坐着没动？”

“你弄翻了一杯豆奶，倒在我的裤子上，那股杏仁味是最好的掩护。玛丽娜完全没发现。她很生气你弄脏了她爸妈的沙发。她觉得你笨手笨脚的，这次之后就不肯跟你约会了。”

“她觉得我是个蠢蛋。”艾伦弓着背，坐在椅子上。他的西装外套没有扣，露出啤酒肚。“那时我爱上了她，但是只要她在旁边，我就一直打破东西……马可斯，你的记忆力非常好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

我下了床，拿起我摆在床头柜上的总督牌香烟。我把整包烟递给艾伦。多年前，在医生的命令下，他戒了烟。“来吧，拿一根，就算为了过去的时光。”

“不，我不需要。”艾伦板着脸。

^①弗雷·亚斯坦 (Fred Astaire, 1899-1987)：号称“舞王”，为美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歌舞片巨星之一，曾主演《柳暗花明》(The Gay Divorce)。

“我不会告诉罗妮亚。”

艾伦看着我。“你爱对罗妮亚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陪你抽一根。”

我用一根火柴点燃两支烟。我们违反了医院的规定，但是实质上我既不算病人，护士们就能装作没看到。

艾伦小心翼翼地喷着烟，试着不吸进去，但他很享受这支烟。

“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谈谈以前的事，开心一下。”我说，“生活没这么严肃。我们老是在谈生意或政治……”

“或是怎么付清你的赌债。”他实事求是地说，没有用平日的论断口气。

“也包括这个。”

“马可斯，我们都是大人了。我有家小，在犹太团体里负有职责。”

“但是你快六十了，把快乐放在第一位的时刻来临了。”

艾伦把香烟按熄在烟灰缸里。“要是你成了家，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“你总是这么说。”

“还来得及。”

“来得及干什么？”我问，吸进最后一口烟。

“结婚。很多女人能让你快乐，比如说，葛莱迪丝就是。”

“对，但是我不爱她。”

“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。纳格林留下来的钱让她过得很不错。”

“无论我曾经对她有过什么样的感情，都在很早以前就消失了。我到过她家，她上过厕所后，我用了马桶。她冲了水，却没冲干净。我无法相信像葛莱迪丝那样细致的人，竟会拉出那么多屎。”

“马可斯，你太孩子气了。每个人都得拉屎的。”

“不像那个样儿。”

艾伦叹了口气，摇摇头。

对，艾伦是对的，我是无药可救。我这一生给人的印象，不是幼稚就是玩物丧志，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。只要察觉出一点承诺的踪影，我就用力驱赶，像赶走一只苍蝇。

“你早该娶个跟我们同样年龄和背景的女人，犹太小区的人。”我知道，艾伦是指我跟索尔姐过去的一段情，还有现在跟爱丝佩瑞莎的交往。“还来得及。”

我烦躁起来。“男人该娶他爱的女人，我一直是这么想的。我不相信建立在利益上的婚姻。艾伦，你总是撮合我跟老寡妇交往，她们不是有一打孩子，就是用切肉刀拉过脸皮。”

艾伦的十指在膝头交缠。“每个人都会老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我反驳道，一面感觉痔疮瘙痒起来。和平常一样，我们的友好谈话在争吵中结束。这是艾伦维持现状的办法。

“我得走了。我太太在家里等我。”夕阳的微光消失了，窗外的树丛与骤然降临的黑夜融为一体。一架飞机在上空嗡嗡盘旋，调整位置，准备在附近的爱罗拉机场降落。“顺便提一下，”飞机一落地，他就继续说下去，“上个月你在杰森餐厅介绍我认识的那个女人，今天到办公室来找过我。”

“爱丝佩瑞莎？”我喘着气，身子微微前倾。

“对。”

“她想做什么？”

“她来要钱。跟你的瓷砖生意有关。”

“我希望你没有给。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我老哥站起身来，把领带的结拉到喉结正下方，结的上半部被他的下颚盖住了。然后，他拉直外套的袖子。“我不需要提醒你，戴维和我一开始就建议你不要做这门生意。爱丝佩瑞

莎看来像个诚恳能干的女孩，但是不适合做生意。她说你的墨西哥合伙人弄砸了，她在抢救你的投资。我警告过你，跟你不了解的人做生意时，千万要小心行事。”

“我认识爱丝佩瑞莎有三个月了。”

“对，但她不是危地马拉人。我认为她在跟这个墨西哥人联手偷你的钱。”艾伦的手指轻敲桌面，“马可斯，星期五我想办法来看你，不过你知道那天是安息日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我的心情回到谷底，痔疮像着了火一般，“艾伦，把我弄出去。”

“我在努力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让路给护士瑟希，身材姣好的瑟希端着我的晚餐，丰满的身躯几乎从洁白的制服里爆裂出来。

“待在这里，我快要发疯了。”

有一秒钟，艾伦在门口迟疑了一下，眼球朝着瑟希的身体上下滚动，最后停留在圆凸的臀部上。房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她走动时，白色尼龙布摩擦大腿的声音。非常性感的声响。

“我想象得到。”艾伦说，他似乎不了解自己在说什么。

瑟希放下托盘，转过身，对着艾伦露出笑容。

她垂下眼睛。我老哥看起来非常满意，他轻松地舔了舔嘴唇，踏着悠闲的步伐走出了病房。

2

“要不要坐在椅子上吃？”瑟希用平时的愉快口气问道。

“不要。”我躺下去，把床单和毛毯拉到下巴底下。“我不饿。”

“你得吃点东西。”

“把托盘放着。我想安静一下。”

瑟希露出失望的神情。

“我等下再吃。”我碰了碰她的手，“我答应你，我不会成为第一个死在你身上的病人。”

她的眼睛亮起来。“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。”

“你走吧，免得其他病人抱怨。还有，只要你再待一下，我就会把你弄到床上去，跟我一起睡。”

“艾塔勒夫先生，你就是爱说笑。”

“我就是，我就是。”我的心情恶劣到极点，但我就是忍不住要调情，“别忘了来拿托盘。”

瑟希点点头。“没问题，艾塔勒夫先生。”